

今天上午，赵长天去世了。

去年2月，长天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他在病床上和病魔搏斗了整整一年。前天晚上，我的手机中还收到过他的短信。今天早晨，一个新的治疗方案又在准备实施。然而，长天无法抵抗残酷无情的命运。窗外春光灿烂，他却一个人默默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长天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好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敢于担当的人，他的离去，使所有认识他的人深感悲痛。他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了28年，可以说是风雨跌宕，历经沉浮。但他在作家们的心目中，一直是那么可亲可近。老作家们把他当作可以信托的知心的朋友，同辈作家视他为温厚的兄长，而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心目中，他是睿智热情的引路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十年前。一次北京来了一位大刊的编辑，约我去他的旅馆。我们说话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清瘦的年轻人，他站在门口，从包里拿出一迭文稿，交给那位编辑，只轻声说了两句话就告辞了。那位编辑对我说，这是赵长天，写了一篇小说。不久后，我在那家刊物上看到长天的短篇以打头篇发表。这是我第一次注意赵长天这个名字，此后也开始留意他的作品。

过了两年，长天来到巨鹿路，成了作协的领导。几十年过去，回想和长天的交往，他的表情和口气中，何时有过一点领导的矜持或优越感？他永远是那么低调，那么温和地倾听，清澈的目光中流淌着诚实和善良。他的真诚和温厚，曾化解过多少文学圈中的恩怨和误解。

长天性情温和，常以柔软的姿态处世。但他骨子里是一个刚强的人，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在艰危时刻，有的人躲藏退缩，避之不及，长天却会挺身而出。为了众人的平安和福祉，他宁愿自己承受委屈和痛苦。他敢用自己瘦削的肩膀扛住那沉重下压的闸门，保护身边的人安全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纯文学刊物遭遇危机，《萌芽》月刊处

境艰困，长天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萌芽》主编。为办好《萌芽》，长天殚精竭虑，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开了很多会。“新概念”作文一炮打响，海内外都引发了巨大回声。在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长天领导的《萌芽》创造了奇迹，无数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被这本杂志吸引，一批有才华的文学新人被发现，成为新时期的宠儿。长天被人戏称为“新概念之父”。我从未看到长天因此而沾沾自喜，但我很多次见到他为新人的涌现而由衷欣喜，他曾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那些得奖的文学少年。一次，他拿出几页自己抄写的诗稿给我看，字写得工整，我以为他开始写诗，很惊奇。他却笑着告诉我：这是一个学生在作文竞赛时当场创作的，写得真好，所以忍不住抄下来。

长天爱护青年，也关心孩子。几年前，在主编《萌芽》的同时，他还创办了一个儿童文学杂志《略知一二》。这对他是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工作。这几年，长天经常为这本刊物东奔西走，组织各种活动，很多小学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办这样的儿童刊物，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真是吃力不讨好，但长天无怨无悔。他说，他要让孩子们读到美好的文字，让他们从小感受文学的魅力。他内心深处在思考的，是文学的未来。

在写这篇短文时，追思长天的文字在网上已是铺天盖地。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他，纪念他，悼念的烛火到处在闪烁。一个作家，在同行和读者的心中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长天人格的魅力。

我拟写了一副挽联，以表达我对长天的敬慕和悲悼：“殚精竭虑为文学为青年一腔热忱付大地；挚切坦荡敢求真敢担当八面悲声哭长天。”

长天兄，一路走好，我们含泪目送您。

2013年3月31日黄昏于四步斋

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只要多付几十美元，就可以购买“优先排队票”，有了这种优先排队票，可以在玩游戏或观看表演时，直接站在队伍的前列，优先入场。

因为环球影城一年四季，不论冬夏，向来是旅游热门景点，每日游客众多，手握这种优先排队票，的确能节省不少时间。

公平吗？见仁见智。有的人认为这非常公平，因为多付了钱，自然可以节省时间。俗话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不能买到所有东西，但有些时候，的确可以买到时间。

但也有有人认为这不公平，仅仅因为多付了几十元钱，就可以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站在所有队伍前列，感觉有了钱，虽说不是高人一等，但的确是便利很多，有种无需言

## 感怀

贾立夫

闹市远离树影斜，书城坐拥走无涯。春蚕曾经抽新茧，老井依然育小花。人事茫茫催白发，幸留诗赋入千家。今生欣喜逢昌世，一袭寒梅立晚霞。

## 米奇的公正

(新加坡) 王文献

说的优越感。

所以，关于环球影城的“优先排队票”，到底是否公平，争议一直很多。

而加州迪士尼乐园却没有这种优先排队票。我没有去询问这其中的原因，因为“环球影城”和“加州迪士尼乐园”隶属于两个不同的管理机构，估计也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为什么环球影城有优先排队票，而迪士尼却没有。我想，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迪士尼毕竟是孩童的世界，是孩子们的快乐天

堂，在如此纯净的孩童的世界里，是不适合用金钱来区别划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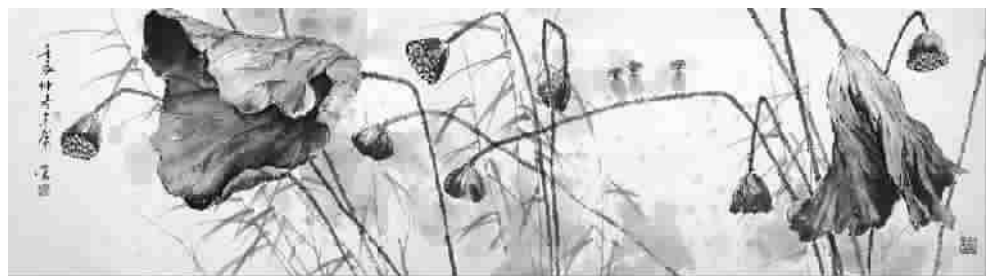
记得在迪士尼乐园，小女儿玩过过山车之前，有点担心自己是否适合玩这样惊险的游戏，作为妈妈，我也不能确定她是否适合玩，就建议她向过山车入口处的工作人员咨询。女儿问：“这个过山车恐怖吗？我这个年龄适合玩吗？”工作人员微笑着回答：“尽情地去玩吧！米奇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感到害怕的！”

我想，在迪士尼乐园，之所以没有“环球影城”那样的优先排队票，是因为，米奇不仅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感到害怕，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感到不公平或不公正。

“敬启者：本所之建，迄今已周一世；同人之务，无日不在群书。故纸劳形，庶前贤之无负；新编尽瘁，冀当代之可资。通文史之邮，破汉宋之界。策勋何敢，稽古堪欣：朱元晦之全集，俱归理董；顾亭林之遗著，继付流传。加以芝兰满室，桃李盈庭，喜其人之可授，知吾道之不穷。犹人生而立之龄，遇家道丰兴之盛……敬邀阁下久霏夏雨，曾坐春风……”——这张特殊的请柬，文质并美，骈偶天成，寄自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

今年4月3日，作为国内古籍整理研究界的重镇之一，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将迎来建所30周年，并举行学术研讨会暨徐震堦、程俊英二教授铜像落成仪式等系列活动。治古典文学的朋友，一睹即知这张请柬文字是著名学者刘永翔教授的手笔。其中“久霏夏雨，曾坐春风”一句，勾起了我美好的回忆：26年前，我负笈海上，正是在丽娃河畔开始了学海求知，夏雨春风的新里程。

徐震堦、程俊英、周子美、林艾园、潘雨廷、裴汝诚……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学子能如此近距离地问道一批大师硕儒，忝列门墙，亲承咳吐，真是何其欣幸！在古籍所那栋小洋楼里，拿着老先生们交由学术助手（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刘永翔、朱杰人、严佐之等）给我们的一张张油印讲义，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一门门课程学下来，还有周易、诗经……



残荷

(中国画)

冯念康

有个不喜欢香水的朋友不屑地撇嘴：“那味道根本就是在造假。”他说的不是香水。他骂的是用香水的人：“洒香水是在制造假味道，让人觉得他很香。”

大部分的正常人，应该比较喜欢给人看到较美好的一面吧？用香水的人不过是不想给旁人忍受臭味，认为这是一种社交的起码礼仪。没意料到有人把爱香水的人看成虚伪分子。坚持不用香水的人像个激进派，一嗅到香味就作其反感状，冷然宣布：“我只接受天然的味道。”

传说中的香妃，据史书记载，她也是每天长时间悄悄用香花将自己熏得香喷喷才出来见皇帝。不知道有谁

是天然香的。有原则的朋友宁愿接受天然的汗味、怪异体味等等，也不许人身上有香味。这是他的自由。只不过，在他不介意让别人容忍他身体的异味的同时，盼望他也尊重别人用香水的自由。

以兰花为众，有诗吟道：“幽兰花里薰三日，只觉身轻欲上升。”袁枚到晚年仍“八十精神胜少年。”张学良将军活到101岁，可谓百年作古，其云：“第一爱夫人，第二爱兰花”，并说：“一代之雄，竟不能於兰而行其志，此所以

## 养兰修德

陈伟铭

“做事先做人，养兰先养德。”一株娇小的兰花，在大自然的大千世界中不过是株香草而已，你若能认识它，真心爱它，莳养它，你就能从中领悟到人生哲学，品味到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言行方面积德行善，忧国忧民，在思想上超越时间和空间，在生活中不贪不揽，安分守己。可见“兰德

## 从一张请柬读起

阙宁辉

我的导师周子美先生（1896－1998），浙江湖州南浔人，是近现代书林魏府嘉业堂藏书楼第一任编目部主任，南社和新南社成员，历任圣约翰大学、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他的老朋友、著名文献学家胡道静先生为周子美先生撰集书目二种（《嘉业堂校钞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作序云：“周丈温文尔雅，嫖精典籍，东南目录学界，为最老师。”

记得第一次拜谒子美先生，他已是90岁高龄，大我差不多70岁，讲的一口南浔官话，我得支起耳朵拼命去听，以后去先生府上听课，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家的门铃像课堂的铃声一样响，进门坐下，苹果已放在茶几上，先生会叮嘱我们别只顾着听课，水果也要吃的。先生知道我

我从外地来上海读书，除了交待几位师兄好好带我、照顾我，还有意识地让我多去拜谒前辈学者。

记得有一次，先生得知胡道静先生大病初愈，令我代他去看望道静先生，捎上他赠给道静先生的新著。到了四平大楼道静先生家，我刚刚问安毕，道静先生就说：我恢复得很好，你回去跟周先生说，让他放心。然后风趣地说：我不是eighty，我是eighteen！接下来他老人家做了一个让我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的动作——为了证明自己健康状况良

好、腿脚很灵便，道静先生居然纵身一跃，从用书堆起来的小门槛上跳进了他的书房“海隅文库”！然后招呼我进去，选了几本书让我带回去送给子美先生，也赠了我一册。

我毕业时，主持论文答辩的是周子美先生的另一位老朋友、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这些个人身世和学术生涯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一辈学者对年轻后生的提携、教导与关爱，每一忆及，心中涌起的

是绵长深浓的甜蜜感，因而对“久霏夏雨，曾坐春风”有着格外温暖的体悟。

近日，我们几位周子美先生的弟子聚在一起，共同见证民国著名词家、先师母罗庄女士诗词文集《初日楼稿》的正式出版，我又读到《沁园春·题夫子小照》，感慨不置，恭录如次：

哀乐中年，意气全消，鬓毛渐疏。但勤攻铅槧，丹黄黼校；纵探林壑，山水清娱。少不如人，老当益壮，自喜生涯老蠹鱼。耽禅悦怪，养生有素，依旧清癯。漫嗟典尽琴书，料涸鲋枯鳞有日舒。况园荒三径，未输彭泽；家徒四壁，犹胜相如。履尽冰霜，应瞻天日，好献凌云赋《子虚》。君知否，怕酸咸嗜好，与俗殊殊。

这段文字，与上述请柬“故纸劳形，庶前贤之无负；新编尽瘁，冀当代之可资”一段对读，知者必别有一番滋味。

谨以此文，为“芝兰满室，桃李盈庭”的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30周年祝嘏。

## 屠夫乎？刀匠乎？

周志俊

常见作家文章末尾有“写于蜗庐”或“斗室”，我想这是书斋的名字吧，说明小而已；但这已使我眼馋，书有定所，这不是很好吗？我曾三代同堂，遑论书齐，文稿常和孙子尿布相叠，书散放在东西南北中。

今天总算有一间了，是书卧兼用，然积习难改，不习惯把书在书柜里码得整整齐齐的。想看随手拿，看完就放下。卧床，

斯馨”。

兰原产于深山，生长在阳光照不到的荫凉、高湿、排水通风良好的处所。以余之见，初养兰者只要在土、盆、水、肥、药之间用心，即可告成。

土当用市售塘基石、火山石或仙土，可独用，也可混合；盆应用多孔未经上釉的陶土或塑料养兰专用盆；水用搁置数日的自来水，做到“干要干透，浇要浇透”，应延盆边，不可淋浇兰株；肥可用市售的兰菌王或兰花营养液，参照说明书按比例配制，宜淡勿浓，薄肥勤施，生长期可稍增浓度，反之则减；每月喷施一次药。只要用心养兰，不断摸索，定会养兰成功。

## 十日谈

兰之恋

之所以钟情兰花，因其不近污浊的执著秉性打动世人。